



STRANGE

每个午夜都住着一个

诡故事5

Each
night
should
lead to a
gunning
story

童亮 著
TONG LIANG
WORKS

你从未遇见，但就在你身边发生的诡异事件。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她不禁心慌意乱。但是身体内一股冲动激流暗涌，
如一头按捺不住的水牛的头，拱着她的心脏，挑起她的欲念。

十 借胎

小溪的流水声开始虚幻，
连躲藏在树林草丛的虫鸣声也开始虚幻。
一切都变得虚幻，仿佛这里的夜间不再属于人世，
我和爷爷正踏在一条异界的小道上。

十 胎生青记

你们想过这种情况没有？
假若你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但是人家不一定喜欢你。
可是，有一种东西，只要你下在饭里或者饮料里，
给她吃了，她就会突然对你死心塌地。

十 情爱蛊

那天晚上突然造访的长手短脚的怪物，
正是放不下上辈子恩恩怨怨的冤孽所在，
一如后来表哥在出租房里遇见的人影。

十 相由心生

黄鼠狼听了思姐的话，居然立起身子，
两个前爪合在一起，给她作了一个揖！

十 黄鼠狼精

上架建议：畅销 / 惊悚

ISBN 978-7-5133-0456-6



9 787513 304566 >

定价：26.00元



STRANGE

每个午夜都住着一个
诡故事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个午夜都住着一个诡故事. 5 / 童亮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33-0456-6

I. ①每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2977 号

每个午夜都住着一个诡故事.5

童亮 著

责任编辑: 许彬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红果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×960 1/16

印张: 17.5

字数: 210千字

版次: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456-6

定价: 2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传说人死之后化为鬼。鬼者，归也，其精气归于天，肉归于地，血归于水，脉归于泽，声归于雷，动作归于风，眼归于日月，骨归于木，筋归于山，齿归于石，油膏归于露，毛发归于草，呼吸之气化为亡灵而归于幽冥之间（出于《道经》）。可见，“鬼”这个字的初始意义，已经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相去甚远了。这本书，讲述的虽然是诡异故事，但实际上是想将这个字引回原有的意义上——一切有始，一切也有“归”。好人好事，自有好报；恶人恶行，自有恶报。

故事虚构，请勿模仿。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

借胎..... 001

胎生青记 071

情爱蛊 113

相由心生 158

黄鼠狼精 238

借胎



1.

钟表的指针又重叠在一起了。此时是午夜零点。

湖南同学盘腿坐在床上，看了看本宿舍和从别的宿舍窜过来的同学们，询问道：“你们之中有谁知道‘典妻’吗？典是字典的典，妻是妻子的妻。”

“是鬼的妻子吧？”一个同学想当然地回答道。

湖南同学笑着摇头道：“当然不是。‘典妻’是古代的一种陋俗。典妻往往可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典妻，另一种是租妻。按一般的分法以时间长短来分，时间长的为典妻，时间短的为租妻。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婚媾形式，长的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。而时间的长短又往往同孩子生育的情况联系在一起，因为大多受典妻者的目的在于要生儿继嗣，所以典妻又称为‘借肚皮’或‘租肚子’。”

“说起来，这与现代社会‘借腹生子’有着不少相似之处。”那个抢答的同学说道。

“嗯。今天晚上的故事，也跟典妻有不少相似之处……”

爷爷挂好了腊肉，坐回到椅子上，给我讲之前来找他的那位老农



的事情。

爷爷说,事情很简单,那位老农的孙女儿还未出阁,但是经常出现恶心、干呕和想吃酸东西的症状。这分明是怀孕的征兆。家里人询问她是不是跟别的男人有过什么,可是他的孙女儿矢口否认。她的父母不相信女儿的话,将堂屋里铺满了猫骨刺,然后拴上大门侧门,将女儿的衣服脱得只剩薄薄一层,然后将女儿摁倒在地,让她在堂屋里的猫骨刺上滚来滚去,越滚越痛,越痛越滚。

即使这样,老农的孙女儿仍然没有说出他们臆想中的缺德男人。

这位老农对爷爷说,孙女儿小的时候,她父母都在外打工,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她。孙女儿是老农一手抚养长大的,他比孙女儿的父母更了解孙女儿的性格。他认为孙女儿不可能做出这样见不得人的事,即使做了,也不会这样守口如瓶。他觉得这其中另有隐情。

他在告诉了杨道士和爷爷“李铁树”的所在之后,就一直在村头的岔路上等他们俩回来。

这位老农视力不好,加上那时天色已暗,他不管爷爷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,冲过去就问:“道士,道士,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”

爷爷再三解释那个真正的道士已经从另外一条道回去了,可是老农死死拉住爷爷的衣袖,非得要爷爷帮忙。

我问爷爷:“那你怎么办呢?”

爷爷耸肩道:“我能有什么办法?我只好告诉他,天地交合,才会有花草树木。人不交合,绝对不可能有孕气。他的孙女儿肯定是跟人有染,而他孙女儿要么是为了维护那个男人,要么是羞于启齿。那个老农其实也只是出于侥幸心理才追问我的,其实他自己也不相信女人不跟男人结合就可以怀孕。我跟他说清楚之后,他就更快地走了。我倒是很想帮他,可是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,我急着到你家去落脚歇息。



并且,我真的很疲倦了,眼皮开始打架了。”

奶奶在旁笑道:“幸亏你眼皮不争气呢。要不然,你哪里管自己的死活?肯定当下就跟着人家去了。”

后面的事情自然不用多问了,爷爷摆脱老农的纠缠后,拖着步子去了我家,叫开我家的门,在我家歇息了一晚,第二天才回到画眉村。

我感觉到那个老农迟早还要找上门来,不过由于奶奶也在场,我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。也许奶奶早就有了这个预感,只是她也不说出来罢了。甚至爷爷自己也预感到了,但是爷爷也不会说出来。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各自明了,但是隐讳不语,保持会心会意却假装毫无知觉的默契。

正在说话间,一个村里人走了进来。爷爷一看,原来是村里承包水田最多的马中田。马中田原名叫马中天。后来他父亲听当时在世的姥爷说马中天的八字比较弱,取“中天”这样的大名怕他承受不了,所以他父亲将“中天”改成了“中田”。

没想到碰巧马中田长大后对啥也不感兴趣,唯独爱好种田。“中田”刚好谐音“种田”,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的注定。

马中田种田可得了爷爷不少好处。他每年都要给爷爷送些吃的用的,表示感激。爷爷自然不接,可是马中田执拗得要命,爷爷退了他又送来,再退了再送。爷爷只好接受。马中田自从承包了村里的水田之后就年年给爷爷送东西。他这次就是提着一个红色塑料袋来的。从塑料袋的形状来看,里面装的肯定是一些必需的年货。

自然,那些年货也不是白给,看马中田那副谄笑讨好的样子就知道。不过爷爷受了人家东西,总会觉得自己做得再多也是欠人家的。爷爷见他来了,忙招呼奶奶去泡茶。

马中田连忙跨进门来劝止,放下塑料袋,笑呵呵道:“我是晚辈,哪里能让您来忙呢?”他先于奶奶赶到水壶旁边,给爷爷奶奶还有我



各人倒上一杯茶，然后自己倒了一杯。他捏着杯子笑咪咪走过来，俯身问爷爷道：“我就不多打扰您的时间了。我想问问明年的雨水多还是少，田好种不好种。”

奶奶打趣道：“你等到种田的时候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马中田知道年年来这里奶奶都会打趣他，但是奶奶每年都不会为难他。所以他毫不担心道：“看您说的，等到那时不就晚了吗？我来这里又不是找马爹捉鬼，不费力气不费时间的。比起一般的人，我的问题算简单得多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奶奶听他这么一说，叹气道：“要是别人都只问问他雨水什么的，他倒是要轻松多了。我这个外孙也跟着他爷爷疯，影响了学习那就不好了。”

马中田连忙说：“是呀是呀。您外孙跟他爷爷学学天文地理知识，肯定要比现在的课本知识丰富多啦。您真该叫马爹教教外孙，顺便也教点口诀给我。呵呵。”

爷爷道：“现在的考试又不考这些，学了也是白学啊。你先回去吧，到了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你放心吧。”

马中田见爷爷答应了他，高兴地吹了声口哨，屁颠屁颠地走了。

我问爷爷道：“他说得也对呀，你为什么不要把口诀教一些给他，让他自己去琢磨啊？”

爷爷笑道：“说容易，哪里有几个简单口诀就可以解决问题的？”当时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这么说，后来我跟爷爷学了掐算之后才明白，爷爷的口诀很多是我们这代人都理解不了的，更别提掌握了。

“不过算雨水有个最基本的方法，这个倒不难。”爷爷又道，“过了正月就知道了。”



2.

“什么方法？”我惊喜地问道。

“那就是看几龙治水和几牛耕田啰。”爷爷漫不经心道。

“几龙治水？几牛耕田？”我迷惑不解。

爷爷点点头，道：“听起来好像很玄奥，其实道理很简单。这是根据每年正月第一个辰日在第几日决定的。辰日就是龙日。如果龙日在正月初五，就叫五龙治水；在初六，就叫六龙治水。以此类推，几牛耕田就是根据每年正月第一个丑日在第几日决定的。”

我自作聪明地问道：“龙越多降雨就越多，是吧？”

爷爷笑道：“龙多主旱。龙多了就会遭遇大旱，龙太少了则会遭遇洪水灾害。你想想啊，龙是治水的，不是来吐水的。龙越多，证明水越难治理，那就是干旱的意思啰。”

“那么几牛耕田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我不敢胡乱猜测了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几牛耕田也是一样，牛少一点的好。一牛耕田的话，说明牛费的力气少，那么这年的田就好种。牛多了，说明土地瓷实，庄稼很难养活。”爷爷道。

“哦，原来这么简单哪。”我点头道。

爷爷说：“但是好多人都以为龙越多，水就越多，或者牛越多，田就好种。对比了龙日和牛日一看，原来不是这样，进而就怀疑这样的推算不准，最后就不相信了。当然了，也不能仅仅靠推算龙日和牛日来预测雨水，这只是一个主要的规律。”

聊完这些，我又跟爷爷聊了《百术驱》遗失的事情。爷爷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不知道《百术驱》到了什么人手里，抑或是被我的哪位同学当做垃圾给清理出去了。

奶奶倒是想得开，对我和爷爷道：“这些越是古老的东西，越得讲



究缘分。既然现在不见了,也许就是缘分到尽头了。你爷爷和你,以后都不要再碰触这些东西了。你爷爷呢,好好地养着身子,歇一歇;你呢,好好地学习,别耽误了正事。”

然后我们又讨论月季。最近她到我的梦里来的次数更少了,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爷爷也不加解释。

爷爷突然问起我关于歪道士的事情。

我摇头表示最近没有关注。我的初中母校很多熟悉的老师已经调到别的地方任教了,所以我上高中后回来时很少去母校看看。其间偶然原因去过一两次,也只远远地看见过那个白发女人从楼上下来。

只是那个破庙更加颓废破败,周围的荒草更加深更加密了。如果不是看到一头白发两弯白眉的女人,过往的人肯定会以为这个房子里早就没人居住了。如果遇上懒惰的放牛娃,贪吃的牛肯定会闯进破庙里大快朵颐。

那次我看见那个白发女人从楼上下来,就是下楼来赶一条莽撞地闯进破庙里的大牯牛。那条大牯牛还在破庙门口拉了一堆牛粪。白发女人胆怯地吆喝驱赶那条大牯牛,而自始至终我没有看见歪道士露面。

当看着那个白发女人战战兢兢地驱赶大牯牛的时候,我忽然恍惚看见那个破庙就是爷爷住的老房子。

其实,这样的幻象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

爷爷说,他听别人说歪道士早就死了。讨债鬼一直在冥界追讨他,让他的灵魂得不到安宁。那个白发女人则是去唱孝歌安抚歪道士的灵魂的。

我对爷爷说的话表示惊讶。不过自从那次之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歪道士的面,所以也不知道爷爷说的是真是假。那次过年之后,我进入了更加繁忙的高考备考之中,而考上大学之后,我到了遥远的东



北,每年只有寒假回家一趟,更谈不上去初中母校看一看了。

最后,我也不知道歪道士的破庙里那些搜集回来的孤魂野鬼到哪里去了。不过,我估计要么是歪道士临死之前将它们都度化了,要么就是歪道士死后由那位白发女人度化了。

时间过得飞快。转眼之间,家家户户的鞭炮声都响了起来。门上的对联、屋檐下的红灯笼,都肆意地渲染着春节的气氛。

在我们欢欢喜喜过年的时候,李树村那位老农家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当时我在爷爷家过年,老农在他自己家过年。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,我这里一概不知。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,我将老农以及他孙女儿复述的事情放到同一个时间来讲。

当时正是初一的大早晨。星星还没有完全退走,漫天还是朦朦胧胧一片。但是早起的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will 鞭炮点燃了。“噼噼啪啪”的爆炸声响彻各个角落,硝烟硫黄味也弥漫在空气中。

因为大年初一的第一餐非常丰盛,所以大人要在半夜就开始准备。放完迎年的鞭炮,吃完新年的第一顿饭,大人们有的回到床上再睡一觉,有的聚在一块玩扑克。小孩子们的兴奋劲儿可正是高涨的时候,自然不会再回去睡觉,也没有玩牌的嗜好,他们三个一群四个一伙,在地坪里放鞭炮或者玩游戏。

那位老农的孙女儿十八岁不到,玩心还重着呢。她拿着几根点完鞭炮的香火,到地坪里去插香。

正当她蹴身将香扎进松软的泥土里时,一个白衣飘飘的英俊男子向她走了过来。

这位少女一惊,呆呆地站了起来,手里的香火一明一灭的。

那个英俊的男子面带微笑,轻轻拉过她的手。她不知所措,茫然地让他拉起了自己的手。她的手里还捏着香。

那个男子将头俯下,对着香火轻轻地吹了一口气。香火的蒙灰随



着他的气息掉落，露出灼热到几乎透明的红点。这位少女就愣愣地傻傻地看着手中的那点红色，仿佛灵魂出了窍一般。

3.

“寻春须是先春早，看花莫待花枝老。缥色玉柔擎，醅浮盏面清。何须频笑粲，禁苑春归晚。同醉与闲评，诗随羯鼓成。”随后，那个英俊男子发出一连串的笑声。笑声清脆而悠长，如古寺的钟声。

少女听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，但是却被他的笑声吸引，目光迟迟不能从他的脸庞上移开。那个男子的眼眸里发出星星般的光芒，仿佛离她很遥远，却又近在身边。

“蓬莱院闭天台女，画堂昼寝无人语。抛枕翠云光，绣衣闻异香。潜来珠锁动，恨觉银屏梦。脸慢笑盈盈，相看无限情。”那个奇怪的男子又念出一连串她听不懂的东西，听得她浑浑噩噩，只觉得耳朵里钻进了一只苍蝇，嗡嗡的让人不舒服。

不远的地方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，可是此时听来也是模模糊糊，响声比之前似乎要小了许多。

相反，那个男人的声音渐渐增大，如村里的喇叭一般在耳边聒噪。这声音从她的耳朵钻入她的体内，迫使她的心脏“扑通扑通”地跳动，如一头野蛮而不失柔情的小野兽撞进了怀里，令她情不自禁双手护在胸前。

“花明月黯笼轻雾，今宵好向郎边去！衩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画堂南畔见，一向偎人颤。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。”那个男子进一步靠近她。她似乎想起了他说的话曾几何时听过。可是要想起来是什么时候听过的，却又不能。

“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。……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。”她嘴里跟着复述这一句。这一句给她的印象最深，可还是想不起到底在什



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过。

那个男子拉起了她的另一只手。

香火从她的手中滑落，暗红的香火头扎在潮湿的地面，如将死的萤火虫一般渐渐失去了光芒，轻悄悄地融入了无边的昏暗之中。

她看见男子身后跑过了几个邻居的孩子。他们欢呼雀跃，欣喜地挥舞着手里的香火和散装鞭炮。红色的香火头在空气中画出奇形怪状的符号。可是他们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男子。如果在平时，这群贪玩的孩子至少会驻步侧头看看这个陌生人。

可是他们没有。

她惊讶地看着那几个邻居的孩子渐行渐远，又转回头来看牵着她的手的男人。那个男人正用一双热情似火的眼睛盯着她，仿佛她是一张空白的纸，从上浏览到下，从左浏览到右。她不自觉地缩手，可是被那个男子死死拉住。

“晚妆初过。沉檀轻注些儿个，向人微露丁香颗。一曲清歌，暂引樱桃破。罗袖残殷色可。杯深旋被香醪洗，绣床斜凭娇无那。烂嚼红绒，笑向檀郎唾。”那个男子不紧不慢又念起了一连串什么东西。

“沉檀轻注些儿个，向人微露丁香颗。”她又觉得这句话很熟悉，她将询问的目光投向对面的男子，希望他给出一个解释。那个男子微笑不语。她两边脸颊忽然火烧火燎，心跳也更加急速了。

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来吧，何必这样磨磨蹭蹭。她心里焦躁道。

这个想法一出，她不禁一惊。我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我和他会有什么事情？我怎么会这样心急？

就在刹那之间，她想起了许许多多已经忘记的事情。她想起了不久前的某个晚上，也是这个男子，也是这几句听不懂的话。

一想起那些，她的脸就更红更热了！

“难怪我父母问我有没有跟别的男人做过那事，原来……”她质



问对面的男子,可是心里的一团火已经熊熊燃烧起来,本来心中有无限怨恨无限责备,话说出来却全变了味。听起来倒像是责备这位男子来得太慢,怨恨他们俩许久没有见面没有亲密。

耳边的鞭炮声越来越模糊,周围的景物也渐渐退到了夜幕的背面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?”她娇声问道。她的脑袋里已经全是他们俩纠缠在一起的景象。那些景象是她平时羞于启齿的,平时在杂书中看到都要急忙翻过去的。可是那些景象现在如一台停止不了的播放机,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播映。

那个男子将她搂进怀里,问道:“寻春须是先春早,看花莫待花枝老。怎么了?你不愿意吗?”

她点了点头,又急忙摇头。

男子的嘴角勾勒出一个暧昧的笑意,引领着她往地坪外面走。

“我们要到哪里去?”她有些胆怯地问道。父母气愤的面容,爷爷的那张哭脸,像秋天的落叶般从她眼前飘过。她一惊,抗拒道:“不行的,我不能去……”

她刚要停住脚步,那个男子摸了摸她的脑袋,她脚下的那股阻止的力量便消失殆尽,不由自主地跟着男子往更深的黑暗里走去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,也许是半个小时,也许只有一分钟,他们来到了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地方。四周都是树,树与树靠得紧密。她环视一周,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个方向走进来的。待了一会儿,她又觉得以前来过这个地方。

“这是哪里?”她忐忑不安地问道。

那个男子终于放开了她的手,道:“你每来这里一次,都要重新问一遍。”

她愣了愣,心中寻思道,莫非我以前经常来这里?可是为什么我



记忆模糊呢？她又想起了自己被父母关在堂屋里，以及自己在铺满地的毛骨刺上滚动的情形，顿时觉得浑身酸胀疼痛。

“不行。”她心急道。她想抬脚离去，虽然她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是从哪个方向进来的。

“你走不了啦，你看看脚下。”那个男子露出一丝邪恶的笑，先前的温文尔雅不见了。

4.

她朝脚下看去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五个脚趾头居然撑破了鞋，如破土而出的竹笋一般。她的脚趾如有了生命的蚯蚓，兀自蜿蜒爬动，然后钻入潮湿的土地。她想要抬起脚，可是已经不能。五个脚趾如老树盘根一般，生生地拉住了她。

“你……”她急得不得了，心里直后悔跟他过来，如果当时吆喝一嗓子，也许屋里的家人就会冲出来，将她救出魔掌。如今在这荒山野岭，加上四周都是高大树木包围，估计再怎么吆喝也没有人听得见。

那个英俊但变得邪恶的男子慢悠悠地围着她走了一圈，仿佛得手的猎人正在欣赏卧地待毙的猎物。

她不禁心慌意乱。但是身体内的一股冲动激流暗涌，如一头按捺不住的水牛的角，拱着她的心脏，挑起她的欲念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怎么脑袋里急着要逃离这里，心里却想象着下一步这个男人会对她怎么办，隐隐约约之中似乎还有一丝期待。

男人似乎看出了她矛盾的心理，抚掌大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呢？”

她顿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别了脸，狠狠地看着那个男子，道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其实她心里早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，周围